詩總聞

詩總聞卷十四

宋 王質撰

甫田四章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孔氏凡詩之作非如記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之萬億及秭舉成數且叶句所在大田皆有十千之數以見天下皆豐此說其通他皆倣此以舊儲食以新收者積新陳相因自古遇豐

年其法如此漠常平之制略似田野亦有髦俊于種藝之間有餘力則助人無餘力則止自可審察其人之賢否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整也明潔也言穀之精也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齊整也

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此為社所共者也

田祖鄭氏先嗇神農司嗇后稷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田畯恐亦是田神若是田官不當與大神同饗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七月略同辭至喜不必改為饋言迎其神既至而喜也君勞田畯見之卻其左右而察其美否即下通懷如此也古禮凡祭神皆有尸今所在尚有此風然多流于邪怪也禾所以易長者以人之克敏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凡稼事以敏為功所謂痔乃錢鎛奄觀銍艾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布地而生蒺藜也梁截水而橫略約也坻聳水而起洲渚也京附地而隆陂陁也積穀之狀如此倉貯之本壤者也箱運之以補助他所者也

閒音曰畝滿罪切耔獎禮切薅切刀切士俎里切明讀郎切慶墟羊切右羽軌切否補美切有羽軌切敏母鄙切京居良切慶墟羊切

總聞曰前兩詩不知何以見思古此詩又不知何以見思古而傷今當是以自昔何爲自古有年遂以爲思古以今適南畝遂以爲傷今詩援古及今甚多且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卽以爲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識者更詳

大田四章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此敘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制季冬令告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

田器所謂既備也孟春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
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所謂俶載也孟
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勸農勞民毋或失時所
謂是若也孟夏驅獸毋害五穀季夏燒薙行水利以
殺草可糞田疇可美土疆所謂無害也見下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稂莠人力所及螟螣蟊賊人力所不及神其以害田
之物而畀之火禱之辭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也駿發爾私亦服爾耕
君愛民也民愛君以公爲先君愛民以私爲先耕謂
公田也雨澤專及公田因及私田急于公緩于私之
辭私則駿發耕則亦服急于私而緩于公之辭當時
君民之情可見不穫不及穫者也不斂不及斂者也
遺秉所棄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刈穫弱婦幼
童隨羣掇拾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箋但不

多爾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蜡祭也大率此詩言收成之事爲多似是索饗凡田祭田祖居先田畯次之至此曾孫方來者觀蜡祭同民福也

聞音曰稼讀作介今南人猶作此音叶戒事上止切

耜養里切畝滿彼切穀說岳切碩常約切阜此苟切好許厚切饟徒得切火虎隈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聞訓曰稚說文幼禾也既刈有續生者今謂之稻孫穮說文耨也秉說文禾束也穗說文禾成秀也民間今猶有穮音一截所裁謂之一穮而穮與剤同亦有穗音一枝兩枝謂之一穗兩穗

聞物曰爾雅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說文螟食禾節從虫恐是說文又云螣蝗也亦以賊爲螣如此則兩句再舉螣也今田間一種結網罩禾實者從冥恐是此意今俗謂螟虫一種口截禾莖者從矛戈恐是此意今俗謂螣虫後股如鋸甚利二

種皆不食禾而傷禾大率漢儒之學兩物則分作兩種用四物則分作四種用假如虫類更增而物狀不可增則將如何古今遼遠虫之名實亦不可盡合今但多云螟虫又云蛉虫恐卽是螟也其餘會稡之名多與古不侔

聞跡曰詩多舉南畝說見信南山後人言東皐猶可西疇遂失古意或謂東作西成然所謂農人告亦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正是春時非是秋時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而舒嘯正是夏時非是春時大率後人乘意指東西南北爲辭詩人亦率意但所見止在南所謂南東其畝也

總聞曰八蜡八方之神也各隨其所來之方祀之舉此禮專用豳豳詩八章當分歌以樂八神鄭氏以爲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虫恐未必然止祝辭可見土歸于宅土神一也宅神二也宅山之間也水歸于壑水神三也壑神四也壑巖穴之間也昆虫母作昆虫神五也草木歸其澤草神六也木神七也澤神八也澤陂溯之間也昆

當作蜫虫之總名也旣蜡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蓋神人各休其所也

瞻彼洛矣三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鞗鞸有奭以作六師

此必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也君子指宣王也古之明王莫如文武成康是時亦未宅洛至洛會諸侯行大賚有賜之以鞗鞸之盛而在外統師者如方叔之徒是也有賜之以鞞琫琫珌而內守國者如張仲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一章言以作六師兩章皆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人情不欲外征惟欲內保故皆以萬年祝之

閒當曰茨前西切邦卜工切

閒用曰鞗鞸毛氏茅蒐也鄭氏從之又茅蒐鞗鞸

聲也毛氏又所以代韠也鄭氏從之言祭服之韠也
孔氏韎草名陳留人謂之蒨韎又從毛鄭也又韎韐
以代韠其體合韋爲之蔽膝之衣是韐又從毛鄭也
爽者用茅蒐之草染之故赤孔氏集毛鄭之說頗明
韎集韻音昧音末皆韋赤色韐集韻士服如韍則韎
韐殆類赤韍也禮韎師掌教韎樂鄭氏讀如味飲食
之味杜氏讀韎爲茀茀莖藉之茀鄭氏讀如韎韐之韎
謂衣赤韍以舞也如旄人執旄以舞籥師歈籥以舞
非樂名也左氏有韎韋之跗注杜氏韎赤色跗注戎
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此始類赤袴與赤韍相似
據此以作六師當似周官韎師大饗舞韎樂亦可當
如郤至衣韎韋之跗注亦可恐用周官之制爲長
聞事曰福祿如茨非祝人君福祿也蓋人君及臣下
之福祿爾下文所錫是也故末章又曰福祿既同言
均及之君子萬年乃祝人君之辭
總聞曰此時方會東都振宗周而識者已豫爲作師
之辭其識又先于矣其文德王曰還歸者也
裳裳者華四章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當作常常棣也其葉湑兮華彤而蕖盛也芸其黃矣葉漸變也或黃或白葉半槁也感常棣而思賢者雖歷歲時漸更枏葉常欲見斯賢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宜在于左右也

聞音曰寫賞羽切慶墟羊切白僕各切左七何切今南人猶有此音吳氏以爲未詳何也吳氏攷古音甚詳而采方音稍略也宜牛何切有羽軋切似養里切總聞曰江漢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此當是召公之流其先有令名而其後能繼世象賢者也

桑扈四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青雀也鶯黃粟留也當是暮春毛氏鄭氏以兩物爲一物鶯然有文章恐非春深鳥飛願君子樂此景以受其福此當是人君祝諸侯之辭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此當是人君譽諸侯之辭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當是人君戒諸侯之辭不可自戢而不肯爲不可自難而不爲如無勉意自生退心則福不那也不戢不難如諸葛武侯是也不可自敖而不勤如無逸意常存勞心則福來求也彼交匪敖如陶侃是也

聞音曰祐侯古切翰胡干切憲墟言切難乃多切

總聞曰當是諸侯來朝而歸國餞送之際美戒兼存下章鶯鶯似是諸侯答君之辭

鶯鶯四章

鶯鶯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畢盡也張羅者既盡則鶯鶯可以無慮也所以每章

歸福于其君謝之辭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鴛鴦斂翼而休己亦可斂身而息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乘馬亦休息不慮鞭策己亦可休息不慮譴訶也

閒音曰羅鄰知切福筆力切秣莫佩切艾魚肺切

閒物曰鴛鴦雙棲乃能宿雄以右掩左雌以左掩右

飛類皆然

總閒曰諸侯既安心斯展力常是其君以情相留乘

馬賓之于廄而未使登途也故諸侯即事以攄情不

知的在何朝當是韓侯入覲出祖之時也

頍弁三章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閒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當是王者親戚平時憂疑至是燕飲之際其情稍通

也言此無他人惟我同氣下所謂具來必皆與非一

人也下又謂甥舅必又有母黨也可謂至親可以略紓此懷我不能自慊惟恃松柏以爲力哀之辭也下章亦然我未見不能無疑既見其疑稍釋庶幾永敢必其無他虞也下章亦然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止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

酒今夕君子維宴如雪先集霰漸至于大雪如讌先浸潤漸至于大禍當是其端有緒其事將成也不知死當在何日見亦無幾時姑樂今夕而已訣之辭也

聞音曰嘉居何切他湯何切柏迪莫切奕弋灼切懌弋灼切來陵之切怲被旺切臧才浪切阜房缶切舅下九切

總聞曰禮貌饌具非不曲盡而我心終不能保言其人不可測也宋明帝齊高宗猜忍之徒其于親戚骨

肉之間多然

車舝五章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此士大夫欲得賢女以自慰也尋詩士大夫之心甚切當是此女之譽甚美故此士之情甚深而未章得如所願也當是嚴車以待迎而媒妁未諧聘幣未通意不在飲食而在碩女外雖無良朋而中乃有好友殊可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鷮野雉也雉有謂之媒言安得如此人早得碩女來通教言此樂無有厭也因見野鴈有感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心寫兮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柞柞木也析良木爲薪當用斧娶碩女爲妻當用媒

南山伐柯之詩皆然其葉甚茂而未能析蓋少肯與我爲媒未得與碩女相見也又見茂林有感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往迎昏也

聞音曰牽下轄切逝尺列切集韻往也吳氏韋逝二韻未詳蓋未放此友羽軌切鷮居妖切教居爻切射都故切薪思將切深思敘切寫賞羽切仰五剛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詩詩不見思君得女之意如是則似太褻也此欽慕賢婦而難得婦相見及此願有期則慰其心皆動于己情非施于君也

青蠅三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當是爲讒有端而未成也止于樊棘榛之間未至于曙膚然不可不豫慮也

聞音曰國越逼切

總聞曰二人非君臣之辭必其徒也謂君與我酒可

孔氏以二人爲人君與讒人不惟非君臣之禮亦語

勢不順君子則指君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言延賓初入席甚整肅有次第也周制有秩酒秩膳

皆謂有常度也既延賓具邊豆殽核又具鐘鼓又具

弓矢奏其發矢之功中的之數勝者飲不勝者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既起射具籥舞笙鼓而獻先祖其禮至百又盛大于

初嘏傳尸辭以飲福也飲福既畢又各奏其嫻射之

能以相校也既奏能又起射以手爲匹言分耦也酌

爵以飲不勝各奏其時言不踰所當酌之時告之于

尸也初筵大率兩射賓飲酒既遍之後一也尸受饗既畢之後一也其率禮如此所謂秩也

賓之初筵 此 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再舉初筵言勞賓饗神皆如禮上二章是也過此則酒皆酣禮皆廢下二章是也向之秩今皆忘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 止 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止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數其狀也有醉而出者則受福之人言不至蹈害也

有醉而不出者則伐德之人言必至喪善也亦有飲而甚嘉不失其令儀蓋亦有賢者不皆小人也所以下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監史所謂糾飲酒過度者也至醉者固爲不善當糾

之也反以不醉爲恥監史本以糾醉爲職乃以縱醉爲能也五代閩之王氏若此大率醉者諱人勸止而醒者不忍坐視也式勿從謂言勿從而告之也無俾太怠但可扶持使不至于大顛仆也醒者相與爲戒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謂勸止也若可從而言莫若勸其出童持車之僕也殺駕車之羊也言乘車而去也然三爵之後則不識義理不識親朋童僕之言已過況敢多言言多則醉者興怒見犯也聞音曰兩舉賓之初筵卽大章首題也初賓之初筵

下衍一章次賓之初筵下衍二章兩大章並一句舉入其餘不然旨旁紐作陟叶陟逸設書質切抗居郎切的丁藥切湛持林切仇又相叶又旁紐作尤康旁紐入聲作恪叶爵爾旁紐平聲作而叶時此隨句取叶也大率不叶者委曲取叶亦無有不叶者反芬遣切郵旁紐作宥叶豆醉者阻人勸止之聲若又今西北人猶有此聲大率厭卻煩聒雖不醉亦多稱又出尺律切福筆力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否補美切史爽士切怠養里切毅公土切又夷益切

聞事曰手左右出耦亦左右曰故耦從手也舊改手作耦不必

閒用曰古者車乘首以馬次以牛次以羊輕小之車羊駕之所謂灑鹽者也

聞人曰周制酒正不惟以式法授酒材所謂酌數器量皆掌今飲即王之燕飲共其計酒正奉之計謂獻酬多少監或謂此史即府史之屬左氏屠蒯請佐使尊恐是

總聞曰此同在席醒者談醉者之狀當怒而不怒當責而不責乃更委曲保護醒者必慈祥長厚之人憚凶德憐狂夫而又遠害者也令儀盖斯人邪

宋 王質 撰

魚藻三章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當是朝廷以魚侑酒以樂侑酒豈爲樂而勸王者之飲喜功成治定也說文豈還師振旅之樂從心從豈者非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飲酒畢奏樂也願安所處言人情愛君上如今言

甚勞少歌也

聞音曰此詩上下句皆對叶

總聞曰治亂之世辭意氣象自可見無疑似可推演得以委曲扳援者皆盛世之詩強生辭以爲亂世則恐錯亂情實非攷古之正法也

采菽五章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當是諸侯來朝人君致禮都人登山臨水觀之後世

郭子儀李晟之流來京師都人以爲盛事或見歌詩恐殆亦類此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可謂大賜而尚言無予者自以爲薄也謙之辭也下章旂鸞駱駵赤芾邪幅皆次第錫賚者也故初言予之後言申之

鴥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駱駵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言君臣和順也安平在王之側有令則率從恭之辭
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亦言君臣和順也優游處王之側有召則至亦恭之
辭也
聞音曰予弋渚切馬滿補切泉才勻切旂渠斤切屆
居氣切下後五切命彌弁切邦卜工切哉將黎切矣

作平音
總聞曰采哉者登山采哉爲食而觀者也采芹者臨
水采芹爲食而觀者也柞枝者既飽依樹而立而觀
者也楊舟或汎或維追逐而觀者也故詩稱言觀此
蓋爲終日之觀則備終日之饌今人出遊出觀從容
長遠者多然

角弓八章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向外則弦上而矢發反則無用俗謂之反張病有

此狀者難療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令兄弟雖相遠能安處不令則交相爲害言怨心生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言情不通也爵相爭而不相遜至于末則情皆亡言情從讓起從爭喪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以老馬爲駒駒亦有時而老也食量所饇而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當是親戚之間有小人以年而先于衆者又當是親戚之間有君子以惡而遠其人者又不讓以美官故小人懷忿鷙肆忍毒尋詩皆勸君子慮後患者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徵猷小人與屬

猱升木不待教塗塗附塗不待附言兄弟之情非由人力也君子小人雖異然同氣相連亦是其性也此必

有兄弟之中小人以異趣害君子詩人言此天性不
以君子小人而別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言小人之惡亦易回稍下遺式居婁驕
意小人又自處多驕無怪小人之欲快其志也言君
子亦不善待小人咎之辭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蠭如髦我是用憂
小人蠭也蠭人心多悍君子髦也髦士心多正恐不
勝小人是可憂也故再三勸君子少屈以下小人憂
之辭也
聞音曰反芬遠切遠於圓切瘉羊汝切讓如陽切後
下五切屬殊遇切髦莫侯切
總聞曰詩人固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屈君子而下小
人而況骨肉之間雖稍下之何足爲屈也以五剛決
一柔亦必健而說決而和故君子懲小人亦必有道
也

菀柳三章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尹極焉

菀柳當是夏時今歲又過半而爲惡尚未息凡人以一時爲一變時再變而惡如故處心寬者宁靜以待後也以天自警也無也俾也後也皆使之辭也蹈動也天意甚相動勿相親但守靜徐觀所至也言俟其惡稍息也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尹靖之後尹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尹靖之居

以凶矜

言不若高飛而避害也彼人斥在上也其心何所不至豈可守靜而待其居我凶危之地也決之辭也

聞音曰瘵子例切邁力制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此當危疑自寬解以待者也後因有用此道而安亦有用此道而危言可待者善人而偶誤用心不可待者惡人而稔熟爲惡也故末章有斷制之辭

都人士五章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當是都人之賢士君子之賢女相爲夫婦而去都都人思之者也此似餞送之辭當是其士既賢而其女又淑首章全言士者本其夫也後章夫婦併言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尹士吉士婚姻之著姓舊說亦有此理二姓同出尹吉甫一以官爲氏一以字爲氏不必改作姞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言士則指其衣服言女則指其髮旟不欲斥言故舉其在身之物以思其人也

聞音曰望無方切撮祖悅切髮方月切說欲雪切結激質切厲落蓋切盱吁旟不用矣若用矣旁紐作平

聲叶兮

總聞曰此必在東都而歸西周者也雖在東必以西爲宗故言周道周京皆指故都爲宗周三家無初章止三章惟毛氏有之大要在行歸于周一句豈可闕也行平音

采綠四章 緊采綠小章黍苗五章及隰桑前二章原本缺頁今補錄經文于左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黍苗五章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四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既見非已見也想像既見之後所悅之情當如此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甚愛斯賢而以遠不能告語爲恨徒深藏而不忘也此必有欲言不得者也

聞音曰難乃多切沃鬱縛切幽於交切愛許既切

總聞曰君子所居有隰有桑是在野也思在野而不得見則必在位而不能往者也其詳見白華

白華八章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有花曰菅無花曰茅其華皆白大率此詩所引山野氣象爲多草木之類則菅茅稻田桑薪鳥獸之類則鶖鴛鴦天則雲露地則澮池扁石家則行竈魚梁皆山廬野宅所見所有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如此艱難而不得與此人同謀也古以星士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略見卅元子步天歌天步

謂此

澥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燋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慅慅視我邁邁

此所謀之大槩也必是人君衽席之間有所隱慝今

則外彰念子不可見則愁不伸視我無與同則意不

悅其事迫而其情急也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自此人以外無良朋以相助所與處者皆二三之人

豈可共謀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小石此當在岩谷之下故曰卑也初則傷次則勞

次則病思之極也

祈支切

聞音曰煁煙也今行竈

聞跡曰澥池與鄗池合在咸陽鄭氏酈鎬之間水北

聞音曰茅莫侯切田地因切煁市林切邁力制切疷

流而不指其的

總聞曰此與隰桑之意同亦必與隰桑之人同隰桑之事尚淺故其辭未至于甚白華之事已深故其辭不勝其切此必事關于宗社人民而非尋常者也隰桑之君子卽此之碩人卽此之子當時在朝既有賢者在野亦有賢者惜不能相會以爲謀而徒勞思悵望此在朝者必有志而寡助在野者必有才而不用者也

緜蠻三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當是重臣出行而下士宄役告勞者也聞其告勞而旋生憫心亦必賢者當是營謝之流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當是春時春多雨丘多泥此適遠所宜告勞也

聞音曰食疾二切載子麗切側莊力切

總聞曰飲食憐其飢載憐其勞而又教誨者言分有貴賤任有勞佚使以理遣也此不止營謝之流恐卽召伯黍苗陰雨正是此時所以重使人意及此也識者更詳

瓠葉四章

幡幡瓠葉采之亭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當在野君子相見爲禮者食瓠當是夏時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初章言瓠葉爲葅頗大要以兔侑酒也故三章連及之北人膳羞多喜用禽獸而凡品以兔爲貴射獵亦以得兔爲勝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兔以首言猶今言一頭兩頭也西人凡物皆以頭言于人亦以頭數

聞音曰亭鋪郎切獻虛言切炙陟略切炮蒲侯切

總聞曰此時當有隱遁在野者數詩皆有此意隱桑

所愛之君子白華所念之碩人與此瓠葉亨炮燔兔之君子恐皆此人得非關桑白華欲見而不得者至是或假事以相見或將命以相見皆不可得而知疑其前詩有不勝思慕之情此詩有不任欣喜之狀此必有志投而意契者識者更詳

漸漸之石三章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西北少山東南多山大率山水皆起西北而赴東南至海而止西北不甚習見故以爲勞也不皇猶不遑也古字通用不暇朝而見王不暇出而歸家其餘皆不暇他務將帥迫遽如此則事勢危急可知尋詩前二章初行之時後一章久役之時也毛氏鄭氏以皇爲王語勢似不順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江豚也此物出則雨兆月近畢則雨近箕則風故謂之畢雨箕風言西北之人不諳東南見豚出于江月近于畢則懷憂也江豚惟自峽出者大江有之不入他流所謂江湖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波毛氏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鄭氏豕唐突難禁制白蹄尤躁疾者（豕原本無白蹄二字語欠明白今據鄭箋增入）離其牧處涉入水波今人豢豕極多未見如此者也

聞音曰沒莫筆切

聞字曰集韻漸蘄皆同不必作蘄

聞物曰江豚大略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全身皆肉不堪食可取膏湖湘間人多用之

總聞曰東南夷見于詩者淮夷荆舒得人則有喜江山之心不得人則有懼山川之怒亦各係其人也觀此詩及東山江漢諸詩可見尋詩其人非不目難盡瘁亦時節不嘉人情少舒觸境皆非美氣象爾

苕之華三章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惟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當作羵字轉恐亦通用牡羊也牝羊而牡首豈有此理心星在天而在罶亦豈有是理言雌雄變易上下顛倒此時但得食已爲過求飽川難也言世路不嘉也

聞音曰匏補撿切

總聞曰見苕華而感世態言漸就彫不復榮也大要在牂羊三星二句此其所以無生意也此必憩人之辭故曰知我如此

何草不黃四章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言不以民待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我匪兕匪虎而常在曠野哀之辭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狐在野人在里各其所也狐在草而我挽車常在道

狐之不如甚哀之辭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玄胡均切野上與切暇後五切

總聞曰草自黃而玄與茗自花黃而葉青同爲時節之變茗華漸謝春夏時也草色漸槁秋冬時也當是所歷之時不同茗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一引羊舌起興一引兕仇狐起興又皆以小卉山蕪爲辭當是在野者也或士與民未可審知爾

詩總聞卷十六

宋　王質　撰

周大雅

文王七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作此詩者大率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七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

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值其時言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而周人以理以迹曉之具在下章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聲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聲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曉者又曰汝且以為不顯何所思之士即生所治之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為不顯何所思之士即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曉者又曰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奈何周既為天所命不若為侯于周之服內言士地已

屬周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強臣爾也天命無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爲我忠臣無念爾先祖而動心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其福毋爲他人掇禍也

殷之不祚可以爲鑒命不可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既知天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遏爾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絕汝但宣明此事以義而問人度商能從天再受命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聲臭可知汝但法儆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能保福也

閟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軌切國越逼切服
蒲北切京居良切福筆力切易以豉切躬姑宏切天
鐵因切臭祛尤切孚房尤切
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此也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哼商冠也常服不禁裸祭則從周服言亦不
絶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
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十
九年大統未集尋小子其承厥志蓋人心未盡一則

天命未盡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其餘見他詩參攷益明此必文王既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謚知之

大明八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揆四方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雖難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于

周王也亦皆曉之辭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也

而主爷已不達于天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畿爲我君之婦來助我之德行蓋天意託太任誕文王故遠使之至也此言文王之所由生也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顏氏郃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造舟爲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太姒既繼太任之事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言牧野之舉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意
其會如林即其旅若林也矢于牧野即予其誓也上
帝臨汝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也維師尚父即
既獲仁人也餘見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言尚父之助也鷹揚非尚父蓋六師衆士也書言虎

貔熊羆此言鷹皆武猛貌也尚父毛氏以爲可尚可
父鄭氏以爲呂望尊稱司馬氏以爲太公望呂尚東
海上人謂之尚者蓋其里號也尚與上同又西伯出
獵至渭陽得尚與語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謂之
太公望者蓋其稱號也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
師者蓋其官號也周有師望敦師望簋官號與稱號
兼之也此言師尚者官號與里號兼之也父者古尊
稱也周有師寏父鼒師毛父敦古稱謂多
如此劉氏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毛氏亦此

意也疑非向前言類稱魏晉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
爲官稱大誤鄭氏頗近而不甚詳疑亦意爲之辭而
未嘗攷正也會朝清明即書言甲子昧爽也是日將
旦乃牧野誓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纔誓即戰尋書可
見
聞音曰上辰羊切京居良切行戶郎切身戶羊切福
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郎切
聞人曰古稱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稱天妹後遂衍
出月姊古人以爲莫尊于天男則曰天子女則曰天
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爲實語
聞事曰涼爽也與會朝清明相應會戰之時也書亦
言會
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太任先及文王次及太
姒先及武王次及尙父始未集天命有天下者五人
而已文武爲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太任而有武王
之身因文王太姒而有伐商之功因武王尙父而有
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于此

縣九章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后稷封邰不窋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爲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沮之間公劉之後慶節始國豳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世而至古公亶父去豳國岐以陶爲居未有室家也以陶爲蓋于上曰復復覆也以陶爲基于下曰穴穴竅也西人稍深者今尚如此陶猶今土塼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得可宇之地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計功與役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皐門次應門次冢土定時已有此官僚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興周先言岐天作之詩可見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所以役人衆而趨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聲不能及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古公亶父規模已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太王肇基王跡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以下王季事也猶玁鬻之慍不除問亦不絶養其全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爲國之強弱馬瘠言勢弱

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問文王如何而方能成
言未決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已決
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實推之有
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舉事中節此多士
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崇大邦畏力也
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言及王事惟此三
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柾切右羽軌切畎
滿彼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陌耳升切馮皮冰切勝
書烝切伉苦郎切將七羊切行戶郎切拔蒲昧切駾
徒對切後下五切
聞訓曰土落護之謂之捋讀作救繩引量之謂之度
讀作鑿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屢頻也
聞跡曰齊氏自土爲自杜班氏杜水南入渭顏氏公

劉來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府虞鄉芮在陝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緜亦地名在天水所謂緜諸道是也地多美瓜求的審爾則緜緜皆作瓞

瓞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太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築薛問以太王去豳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太王去豳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未有知者也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太王以興自西漸東據形勝以臨關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邦也倘其才其德不如太王其勢其時不如太王則莫若自保孟子餘說露太王之微機雖然何露之有武王明言其肇基王迹顧第勿深攷耳

緜樸五章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棫白桵也樸櫟檞也皆喬木薪槱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皆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已有祀天之禮

洊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已有六師之制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于雲漢之章嚮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壽無窮其遠不止于作成西人而已并能興起作成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遐不黃耇之辭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于金玉之章嚮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強力不衰四方皆有賴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即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六鐵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爲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單稱王或以國號王者生而即事爲詩者也死稱謚生稱位可該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之時

旱麓六章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言榛楛中言鳶魚後言旱域又言葛藟皆以山林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其遠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皆言豈弟君子言豈弟有以致此也一章不言
豈弟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聞音曰濟子禮切弟待禮切降乎功切天鐵因切淵
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蒲北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燎
力召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毛氏旱山名不言何山今旱谷旱溪在上邽
旱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干祿非求人爵蓋求天爵也詩再言
干祿一干祿豈弟以豈弟干之也一干祿百福以百
順千之也孔子答干祿之問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其言干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回亦首
章干祿之意也干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

則橫出木幹爲干枝爲支術家言支干蓋此意也

思齊五章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殁太姒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太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太姒之存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因太姒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以上

也事先事神治內治外如此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今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于絕烈猛也假僞也其僞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短于材者亦欽其樸取其眞也不諫拙于言者亦納其訥取其靜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安得更復有厭

閒音曰毋莫後切婦房九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瑕從段以段取聲叶矜德斁相叶末句單結

閒跡曰京室屬上郡太姜配太王當在此也

聞事曰太姒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及其羣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太夸辭當是結太任太姜太姒三人而總之以百男也

總聞曰此思眞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也思皇多祜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也綏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語助辭也太任太姜言思而太姒不言思明存殁有異也

皇矣八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殷崇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阮徂共尋詩止密與崇蓋阮共等受其侵也徂又似非國名二國恐是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爲而遂命周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于邘酆岐豐察之蓋可付歸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畫顧而使之定居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栝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爲串習夷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爲助內事又成而天命始固也此謂太王太姜也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豳遷岐以來至此已久柞械松柏至難長之木今已如此他當稱是既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與

太王相配也或說太伯王季爲對此止謂造周主事之人太伯與王季作引辭無預于王業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發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菑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天以此人承周其迹漸著如此至此以某事訓文王以某事敕文王大率使太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伐崇乙丑伐密此乃密爲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崇在京兆密于周京稍遠崇于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

國司馬氏所說者卽黎徐氏者一作阮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伐崇未幾而西伯卽殂密崇先後與詩頗相符不知邘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旣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旅師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爲國而乃以徂爲國恐毛氏爲是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晉趙盾帥師侵崇當是其國雖受伐其後原不絕也皆以墉爲辭亦當是其城爲最恐以城圾國名良耜其崇如墉蓋墉崇四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皆專爲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于伐密三言崇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爲黨助不可獨舉也伐密亦萬邦之方有所倣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伐崇亦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于前商周興替之形于密崇之舉可見也

閒音曰赫黑各切獲胡郭切度待洛切宅達各切屏平相叶平聲辟剔亦叶仄聲不獨下句叶也椐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昧切友羽軌切兄虛王切慶墟羊切比必里切悔虎隈切子奭禮切援胡喚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慼暖五切祜侯古切下後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革訖力切閑胡田切安於連切禡蒲補切以馬取聲

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來之附附庸也

聞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爲辭郤幽多曠土少名山至岐山則過于梁山至南山則又大于岐山此所省之山止爲岐山也

聞事曰左氏子魚以爲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用力亦不爲少子魚殆飾詞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言帝謂伐密稱帝謂一其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有意于濟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者再其伐之也又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知識惟順帝以爲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爾同爾以爾與爾皆稱帝稱爾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于前大率詩人主意惟言文王無咎心皆奉天爾

靈臺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也囿也沼也辟也廱也皆取美稱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公
公季至伐商開周始追爲王然自太王以上無見特
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謚也奏公謂奏于先世諸公也
古者凡飲必祭先祭先必有尸
聞音曰來六直切伏筆直切逢蒲紅切
聞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縣

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宰辟父
敦王在辟宮冊周厎敦王在廱位格廟冊厎載敦王
格于太室冊載邢敦王在周召宮格于宣榭冊邢亦
謂之師保父宮牧敦在師保父宮格太室冊牧此總
而謂之學其間各有別廟別宮別位惟王意所欲往
則即其所發冊亦無定所也此間不獨發冊其一事
耳辟自辟廱自廱又自不同所也
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緜差詳蓋大勢已定然後
及遊觀之所曰靈臺靈囿臺沼是也然後及會集之

所辟廱是也後世言靈臺過當以爲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辟又謂明堂外水謂之辟廱殊不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六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如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躡迹也周之累世皆如人躡武所謂世有哲王也王配于京謂成王也不言諡專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諡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順成王之遺志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愛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來而能不絶武王之

迹故永久受福祿也茲許皆辭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有佐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以在

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

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

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

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祜侯古切

總聞曰五章又言繩其祖武惟以下武爲繼以祖武

爲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強說自明

文王有聲八章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所述皆太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家

王業皆始于太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自已卯即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年

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案皇矣五章辨文王先伐

密後伐崇用史記說此處

先崇後密仍用經世說次年伐黎次年伐邘案邘原本作那
前後不符今姑仍其舊
今據史記改皇矣五章亦作那下章注同所以如此之急非逞私欲蓋逃
先志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邘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皆
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惟自北羌未純耳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又
曰王后維翰如木有榦尚可沿而登也後武王之詩
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可沿而
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榦也辟猶壁也通用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在灃水上即豐是也昆
明池北即鎬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而鎬
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攷長安圖自長安稍東則土
地形勢沃衍宏壯秦文稍東而少南漢承秦舊隋又
稍東而多南唐承隋舊近南山則其勢愈盛可見文

王武王之意秦隋之勢夫何遜于古惟其所以種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能純粹而堅凝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凡爲國者有以詒孫即有以燕子也遠尚如此近者可知翼子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自內舒者也民獻有十夫予翼翼自外助者也訓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

聞音曰減況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禮者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孟子亦曰仁者人也故當以義取聲翰胡干切服蒲北切京括艮切正諸盈切仕鉏里切子樊禮切

聞物曰芑是陸氷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生民是穫是畝恒之糜芑即此芑也毛氏鄭氏皆以爲草又不言何草蓋謂豐人灌溉田畝而生芑禾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今移文王有聲次第而文王有聲一詩亦頗明以皇王二帝置在末意之後不用勞心訓釋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

之跡昭然可見也

宋 王質 撰

三山 安舒惟校

生民八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總起辭以下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禋之時履帝之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緜民之初生首二句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爲人所疑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延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自能就食即能蓺種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即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邰氏之女也當是后稷婿母黨邰城在藍縣酈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任農事供國祭帝舜播穀之時也見書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以前民多阻飢祀亦不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不易之法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穆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斂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飢則自嚮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閟音曰嫄魚倫切祀養里切子奚禮切夙相卽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瑕憩切林自與切林叶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訏虛慮

切匍蒲北切嶷魚極切幪莫孔切唪布孔切道徒厚
切莫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揔切好許候切秬乎鄙
切畝蒲罪切負蒲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蹂而由
切叟所留切軷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切以今單
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生既先生而又
達亦衰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之
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朏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
以翼而擁也朏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節
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俱作如何起辭
問之其下布辭甚多間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亦下
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
浮浮以止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惟
者郊祀已畢

行葦四章 案原本缺頁今補嚴經文于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戒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八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指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
文然歸君上爲多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爲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
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詞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
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子次庶臣次工祝次祭末
也四及臣僕又次羣臣

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孫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爾類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俶尺叔切告姑沃切嘉

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奚禮切壺苦俊切士

俎里切

總聞曰以酒爲重以食爲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

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爲食韻既十字亦整然古人

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莫覃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私

不可以配衣采葛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

股鄉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旟餘不可以配旟鳧鷖

爾酒既清爾殽伊脯脯不可以配清詩多如此亦非

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五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遊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

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岍頭山入渭

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

中小洲曰渚稱滻水外之高者曰滻稱鹿山絕水曰

鹿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尸爲主

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

尸故稍別其酹不與前後相埒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難于錫

福言常如今也

間音曰沙桑何切涉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嘉
居何切爲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疊眉貧切艱
居銀切
聞跡曰疊讀如浩疊之疊水流峽岸若門也浩疊水
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
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殽及福祿者皆嘏辭
也
假樂四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爲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
也
平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比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暨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爲樂君勤于君之位臣勤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爲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弁切福筆力切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爲諂昔以媚爲悅爲愛鄭氏愛也許氏悅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玆一人媚于庶人上下皆通爲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句一叶吳氏以爲或不用韻蓋每兩句爲一讀所以不

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爲媚者也

公劉六章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自邰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篤公劉以下皆厚之迹也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齎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槩也弓矢以下言整旅遷豳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臧有揩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胥也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媟之道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沮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即百澗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爲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五卒爲旅計五百人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豳民以定卒伍至

于三軍而始單則合幽之境盡幽之民共得三萬七千五百八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爲羨不知其幾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是澗名旅密芮鞫皆是地名旅以字爲地名鞫以名爲地名與密芮皆在陰密芮鞫之間至今鐵器都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嘆他涓切巘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澗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溯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牢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西水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

勢逆上遡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亓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輒周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正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

穉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時雖勞民所樂從事地

洞酌三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餱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為省儉不為繁侈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為民父母君子恐指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灌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聞音曰毋滿罪切溉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

泣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合其爲大雅也如既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鳧鷖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爲德如何爲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爲兩位親饗別爲兩岐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爲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泂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迥有洞同音各訓迥遠也洞滄也眈迥切中洞寒也胡瑩切中有迥無洞況永切中洞亦滄也醯經涓瑩欽熒三切中一洞滄也一大洞地名一曰水貌如用地名則洞一字單起尤佳當是洞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攷用水貌爲長水貌即滄也寒也

卷阿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則言也既游且歌喜之辭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考之永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君子又可爲天下之則也

噳噳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也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綱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止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止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爲之辭但憩歌詠意而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狼口切主當口切卬五剛切望

無方切士鉏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井切階
居奚切馳唐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乎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五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爲首辭以惠此中國爲次辭以無縱詭隨爲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爲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惽悁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當是此時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
王以爲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
事而爲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爲夸
古炫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
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未帝薛文遇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王貴汝之器故用汝之謀至其敗事則難貴汝而不
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以

我害汝而讒我也亦防小人爲後患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愆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大

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未光

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以安爲

於連切殘爲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輦切荀氏

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卽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

之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癉之意惠此中國亦無莫惠

我師之意以謹繾綣亦無爲夸哼之意而式弘大亦

憲憲泄泄謔謔蹻蹻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

以爲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

指亦爲一人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詩辭周而和也

板八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寶于膏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爲辭板板猶蠻結而

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見民之病口爲美言而

身爲淺謀靡聖以下言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爲

誠所以發汝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乎人以爲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爲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纔發善言卽可安疲民也聽之辭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汝爲謀
欲使汝免禍而汝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

也我所言人莫不服而汝獨發笑攻使我不足采亦
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
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乎王方任汝而虐民汝不可以爲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汝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非我年耄而言錯亂汝以憂爲喜多則將熾盛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乎王方任汝而反怒善言汝不可更以柔相順也
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
善人尚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民如此受苦誰敢揆
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預此事也所以蔑資而莫肯
惠眾者皆不敢預此而無與其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如壎篪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
上欲定民害不舉意舉意即見效矣勸之辭也汝不
可以攜壎篪圭璋爲徒重我手也如牖民必變心王
攜壎篪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必至
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汝自爲邪以邪濟邪此心不
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汝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

爲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辭也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汝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乎王怒可畏汝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汝勿忽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務而不保亦勸之辭也天乎王

但未明苟明則與汝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所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害勸及同類

蓋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聞音曰雖泥沿切憲虛言切輯祖合切懌弋灼切囂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亦切翰胡干切壞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衍怡戰切

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儇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